

VLADIMIR
NABOKOV

纳博科夫小说全集 /

时代文艺出版社



惑的悲歌

尘世中抵抗与诱惑的悲歌

尘世中抵抗与诱惑

防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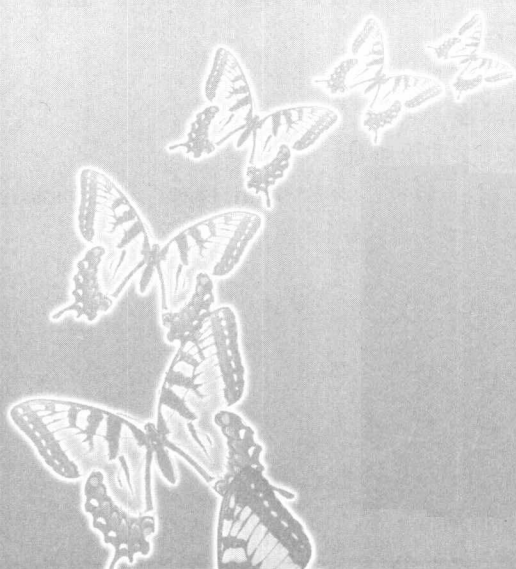
时代文艺出版社
E·E·NABOKOV CONG SHU



VLADIMIR NABOKOV

纳博科夫小说全集 / 时代文艺出版社

防 守



陈岚兰 岳 崇 译

THE DEFENSE

Copyright © 1964 by Vladimir Nabokov

© 1996 时代文艺出版社

The Time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本书由中华版权代理总公司和 Smith/Skolnik Literary Management 代理由 The Estate of Vladimir Nabokov 授予全球中文版独家专有出版权。

吉林省版权局著作权登记

图字：07—1997—114

纳博科夫小说全集（二）：防 守

作 者：〔美〕V. 纳博科夫 译者：陈岚兰 岳崇

责任编辑：张四季

责任校对：文 欢

装帧设计：魏国强

出 版：时代文艺出版社

（长春市人民大街124号 邮编：130021 电话：5638648）

发 行：吉林省新华书店

印 刷：长春市印刷厂

开 本：850×1168 毫米 32 开

字 数：160 千字

印 张：8.25

版 次：1999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199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6 000 册

书 号：ISBN 7—5387—1121—2/I·1279

定 价：（四册）52.80 元

前 言

这部小说原来的俄文名字是《卢金的防守》。防守,指的是国际象棋中的防守,是我的主人公卢金大师发明的。卢金这个名字,如果发音粗重一些,将“u”发成“oo”,那么它听上去就同“幻觉”(illusion)一词很相似。1929年春天,当我在勒布杜——比利牛斯山东方酒店的一处小型温泉捕捉蝴蝶的时候,我开始了这部小说的创作。时至今日我还特别清晰地记得那里生长着荆豆属植物和圣栎树的小山上的那块倾斜的石板,我就是坐在那块石板上产生的关于这部小说主题的基本构思。如果当时我能再认真一些进行考虑的话,也许会产生出一些更加新奇的灵感来的。

《卢金的防守》最初以我的笔名V. 西林的名义发表在俄国流亡者主办的季刊《现代人手记》(巴黎)上;之后在流亡者主办的斯拉沃出版社(柏林,1930)付梓出版。这本平装书共243页,长21厘米,宽14厘米,纯黑色的封面烫着金字,现在这种版本已经很少见了,以后将会更少。

可怜的卢金期待了35年才等到英文版本的问世。不错,在三十年代后期,曾经有个美国出版商对这本书表示过

兴趣，当时使之出版的可能性也极大。但是后来发生的事情表明，这个出版商属于梦想成为作者男性缪斯的那类人，由于他建议我用音乐取代象棋，把卢金变成一个痴狂的小提琴家，我们短暂的合作随即宣告结束了。

今天重读此书，重温故事情节，我觉得自己恰似安德森在深情地回忆自己把两个“车”奉献给不幸而高贵的吉斯仁斯基——他注定要通过某种规范一次又一次地接受命运的安排，尽管这种命运对他来说是未知的。

我的故事创作得很艰难，但我却十分乐于利用这个或那个形象及情节把一种致命的模式引入卢金的生活，给书中所描述的花园、旅途和一些乏味的事件赋予一种技巧性游戏的面貌，特别是给最后的几个章节赋予一种有章法的象棋进攻的面貌，这种进攻最终摧毁了这个可怜的家伙正常的心智。

说到此处，我想帮助那些受雇的评论家——通常是那些一边读书一边动嘴的人——节省一些时间和精力。如果他们能够从前言中收集到足够的信息，那么你根本就勿庸指望他们会去仔细研究一部对话很少的小说——所以我决定替他们省省力气，让他们注意一下在第11章中首次出现的毛玻璃窗主题（同卢金的自杀、更恰当地说是他的自我“将”死有关联）；或者注意一下当抑郁的大师回忆起他的职业旅行时，他想起的不是被晒得退了色的行李标签和幻灯机反转片，而是不同的旅馆卫生间和走廊盥洗室里的瓷砖——白色和蓝色方格拼成的地板。在那里，他可以超乎寻常地发现和审视一场正在进行着比赛的棋局，他会在头脑中、

在地板上使比赛继续进行——在那种带有讽刺意味的、不对称的、商业上称之为“玛瑙”的地板上，一个三种颜色的跳马会在这里或在那里打乱位于罗丹的雕塑“思想家”和房门之间由规则方格组成的油地毯上的中性色彩；或是在那种很大的亮黑色和黄色相间的长方形地板上，它们的H形纵列被垂直于热水管的赭色痛苦地截断；也许是在那个富丽堂皇的卫生间里，他从那里可爱的大理石板上认出了多年前的一个夜晚他曾经用拳头支着头部冥思苦想过的一个完整的、清晰地处于阴影中的图案。

但是我所设计的这些象棋效果，并不仅仅出现在这些独立的场景中，与此相关联的东西还可以在这部吸引人的小说的基本构架中找到。

于是，在接近第4章末尾的地方，在棋盘的一角，我走出了个意料不到的棋步，16年的光阴在一个段落中一笔带过，少年卢金一下子变幻成为一个无精打采的成年人，他活动的场景转移到了德国的一个旅游胜地，我们在花园的一张桌子旁发现了他，他正用手杖指点着旅馆的一扇他记忆中的窗户（这可不是他生命中的最后一块方形玻璃），在同一个人说话（是一个女人，这一点我们可以从铁桌上的手提袋推断出来）。直到第6章我们才得以同这个女人相见。至此，第4章开始的回忆性主题渐渐转入卢金已故父亲的身上，他的经历在第5章中得到详尽阐述，他回忆儿子早期的象棋生涯，并且在头脑中将其格式化，以使之成为一部写给青年人的伤感故事。第6章伊始，我们转回到库尔蒙斯，发现卢金仍然在摆弄着手提包，仍然在同他模糊的伙伴谈

着话。之后模糊的界线被突破，她出现了。她把手提包从他的手中拿走，向他提起了老卢金的去世，此处成了整个设计的突出部分。

这三个中心章节的发展顺序会使人想到——或者应当使人想到——某种象棋问题，其关键不仅仅是用多么多的棋步来“将”死对方，还应该有一个被称为“逆行分析法”的问题，就是要求棋手能够根据当前棋子的位置推想棋步，妙算出黑方的最后一步不应该是王车易位，而必须是吃白方的过路卒。

我没有必要在这篇简短的序言中一一列举象棋及其比赛的纷杂。但是有一点我必须提一下。在我所有的俄语小说中，《防守》包容并且传播了最大限度的“热情”——尽管在发现象棋在这本书里被描绘得如此高度抽象之后，你也许会认为这么说很荒谬。事实上，即使是在那些对国际象棋一窍不通的人或者那些憎恶我的其它所有作品的人的眼中，卢金也被认为是讨人喜欢的人了。他笨拙、无知、其貌不扬——但是正像我书中那位温柔的小姐（那位亲爱的小姐独具慧眼）所发现的那样，在卢金的身上，在他那粗糙、苍白的皮肤背后，蕴藏着某种鲜为人知的天赋。

在我最近创作的一些俄文小说的英语版的前言中（还会有更多的英文版出现的），我已经形成了一个惯例，那就是对维也纳代表团说几句鼓励的话。今天这篇前言也不例外。我希望，分析者和被分析者都能够喜欢对卢金精神崩溃后细节的处理（例如曲折的治疗，一个象棋手会把“后”看成是自己的妈妈，把对方的“王”看成是自己的爸爸）。那个错

把万能钥匙作为理解小说真谛的小弗洛伊德主义者，毫无疑问地会在他的漫画式意念中继续把我的人物当成我的父母、我的情人和连续的自我。为了满足这些探子，我要承认，我把我的法国女家庭教师、我的袖珍象棋、我的好脾气和我在自己家有围墙的花园里拾到的桃核统统赋予给了我的主人公卢金。

V. 纳博科夫

1963年12月15日于蒙特勒(瑞士)

1

最令他惊诧的是从星期一开始他就要被称为卢金了。他的父亲——真正的卢金，老卢金，作家卢金——走出他的保育室，脸上带着一丝笑意，搓着双手（手上已经搽过了透明的夜用冷霜），脚下穿着软羔皮拖鞋，睡眼惺忪地走向卧室。

躺在床上的他的妻子略抬起身，问道：“怎么样？”

他一边脱下灰色的睡袍一边回答说：“我们成功了。他

平静地接受了，唉……一块石头终于落地了。”

“那真是太好了……”

他的妻子说着，慢慢地拉起丝绸毯盖住身体，“谢天谢地，谢天谢地……”

这的确是一种解脱。

整整一个夏季——乡下短暂的夏季里主要弥漫充溢着三种气味：紫丁香花的气味，新割青草的气味和枯干树叶的气味——他们都在争论该在什么时候、又该以何种方式去告诉他。结果一拖再拖，一直拖到了8月底。这期间他们一直小心翼翼地对他旁敲侧击着，直到今天才终于把问题向他挑明。

然而他的反应只是默默地抬起头。

他的父亲在一旁假装蛮有兴致地敲击着晴雨表的表盘，表盘上的指针总是指向暴风雨的位置。而这时他的母亲则蹑手蹑脚溜到房子深处的某个地方，所有的门都敞开着，一束很长的横七竖八捆着的蓝铃花被遗忘在了钢琴盖上。

那个肥胖的法国女家庭教师自告奋勇，主动提出由她承担重任，来抓住这个小公牛的犄角，尽管这个小公牛同样也令她十分畏惧。

她过去常常给他大声朗读《基督山伯爵》（时不时还停下来动情地感叹道“好可怜好可怜的邓蒂斯！”）。然而，好可怜好可怜的邓蒂斯却没有激起他的同情心，他正在纸上绘着她丰满的胸部，且努力把它画得尽可能地恐怖。对于她颇有教养的感叹，他的反应只是眯着眼睛，然后用橡皮使劲擦

画纸，画纸被擦破了。

许多年之后，在那意想不到的神志清醒而又心醉的一年，他怀着令人眩晕的喜悦心情，回忆起在游廊上读书的时光。花园里树叶草丛飒飒作响，使他心旷神怡。

记忆浸泡在阳光和甘草茎浓郁的甜蜜花香之中，昔日里女家庭教师常常用铅笔刀削下一块甘草茎，让他含在嘴里；而他则把图钉放在吱嘎作响的柳条椅上来迎接她肥硕的臀部。蚊子在他精瘦的膝盖上叮了一下，幸福地鼓起了血红的肚子。

在他的记忆里，放在柳条椅上的图钉是同阳光、花园里的声音和蚊子同样重要的。十岁的男孩对膝盖已很在意——痒痒的肿包被挠得直到流出血来。他那被太阳晒成古铜色的皮肤上除了指甲的抓痕外，还有被沙粒、小石子、细树枝刮过的痕迹。蚊子为了躲牙齿——正被圣彼得堡的牙医用铂丝固定矫正着——低下戴着螺旋小尖帽的脑袋。卢金用五只手指抓挠着被叮过的地方——女教师慢慢地伸出手去，去抓打开的图画本，去抓那张令人难堪的漫画。她心中的畏惧感在持续地加强着。

“不，最好还是让我亲自对他说，”老卢金不自信地回答，“一会儿再告诉他，让他先静下心来听写吧。‘出生在这个世界上令人无法忍受。’”老卢金沉稳地读着，在书房里踱来踱去，“出生在这个世界上令人无法忍受。”

他的儿子写着，几乎完全趴在了桌子上，龇着戴着矫形套的牙齿，“出生”和“忍受”两个词空下来没有写上。算术就好多了，一个位数很多的数字经过许多次尝试之后，恰好能

被 19 整除,这使他产生了一种神奇的快感。

老卢金担心,当他的儿子了解到这件事与希努斯和特鲁维尔这两个庸碌无为的开国皇帝、俄语单词都带“Yat”的这个字母以及俄国两条主要河流同样必要时,他会像两年前那样大发脾气。

那是法国女家庭教师刚刚来到他们家的时候,她迈着缓慢而沉重的步子,把楼梯和地板踩得吱吱嘎嘎,衣箱也弄得咚咚作响,整个房子都随之震颤不已。然而这一次,他并没有发脾气,只是安静地听着。父亲尽量挑一些最有趣、最能吸引他的字眼来说。但是当说到他将要像成人一样被人以姓氏相称的时候,他的脸红了,开始不停地眨眼睛,仰面躺在枕头上,张着嘴,晃着头(当父亲注意到他的困惑和预料之中的噙在眼中的泪水时,焦急地说“别这么晃头”),可是他并没有哭出来,而是把头埋在枕头里,嘴唇发出“噗、噗”的声音,突然,他抬起头,脸色潮红,满是压痕,双眼烁烁闪亮——他飞快地问了他的父亲在家里他们会不会也要叫他卢金。

此刻,天气窒闷,使人神经紧张。他们坐在马车上赶开往圣彼得堡的火车。敞篷马车内,老卢金坐在妻子身旁,目不转睛地盯着儿子,时刻准备在儿子那倔强地扭向一边的脸庞朝向自己时,向他投以微笑。他的脑袋里琢磨着为什么儿子会像妻子所说的那样,突然变得那么地“顽固”。此刻小卢金坐在他们的对面,身体裹在深色羊毛苏格兰呢斗篷内,头上歪戴着一顶水手帽(现在父母谁也不敢去给他戴正),眼睛斜视着路边飞快向后跑去的桦树林,那片桦树林

顺着一条铺满桦树叶的小沟向前延伸着。

“不冷么？”

当路向小河方向拐去，一阵风吹来，他的母亲帽子上的灰鸟翅膀迎风抖动起来时，她问。

“嗯，冷。”儿子盯着小河说。

母亲伸出手，想帮他裹上斗篷，可是看到他眼中的神情，她马上缩回手，手指在空中比划了一下，说，“裹一下斗篷，裹紧点儿。”

儿子没有动。她抿了一下嘴唇，以使面纱不致贴在嘴上——这是她的习惯动作，就像面部有痉挛性毛病似的——她望着丈夫，目光中流露出求助的神情，试图寻求他的帮助，丈夫也裹着一条斗篷，双手戴着厚手套放在花格呢旅行毯上，毯子松松地搭在他和儿子身上，形成了一个个大皱褶。

“卢金？喂，卢金？”

父亲强挤着笑，在毯子下面用腿轻轻碰了儿子一下。儿子撤回腿。

马车驶过农民的木屋，木屋屋檐上长满了厚厚一层绿莹莹的苔藓；又驶过路边的旧路标（上面标有村庄名及村庄“灵魂们”的号码），路标上的字迹大多数已经被雨水冲刷得模模糊糊的了；接着它又驶过了村边的老井，井上挂着吊桶；时而还可以看见黑泥巴地上赤着白腿的村妇。马儿得哒得哒地走在山腰，山下第二辆马车紧随其后，车内坐着相互憎恨的女家庭教师和管家。车老板咂鼓起嘴唇，吆喝了一声，马儿快步小跑起来。灰暗的天空下，一只乌鸦在满是稻

麦残株的土地上空缓缓地盘旋着。

车站距庄园一英里半，坐落在马车飞快平稳地穿过的那片哗哗作响的桦树林的另一边，小路与圣彼得堡公路的交汇点上。车站的另一侧，小路继续向前延伸着，穿过铁轨，钻过路障，伸展到无人知晓的地方。

“如果愿意，你可以去玩那些布娃娃。”

老卢金讨好地对儿子说。儿子没吱声，跳下马车，动了动被毯子上的羊毛绒刺痛了的脖子，默默地捏着父亲给他的10戈比硬币。女家庭教师和管家笨拙地从第二辆马车里爬出来，一个走到右边，一个走到左边。父亲脱下手套，母亲摘下面纱，面面相觑地望着那个长有啤酒肚儿、正在整理着旅行毯的脚夫。一阵风突然吹来，使马鬃竖起，车老板深红色的袖子也随之鼓涨起来。

卢金在车站月台上独自走向摆着5个布娃娃的玻璃橱窗。布娃娃们期待着有人投币，以使自己苏醒并转动起来。但是今天这台机器出了故障，因此她们的期待只能落空了。卢金踌躇了一下，然后走到铁轨旁边。

在他的右边，一个小女孩正坐在一个大行李捆上，手托着胳膊肘啃着一只青苹果；左边站着一个打着绑腿的男人，手里拿着马鞭，正眺望着远方森林的边际，那里冒出一股白烟，几分钟之后就会看见火车头了。

在卢金的前面，铁轨的另一侧，一辆没有轮子的黄褐色的二等车深深地扎在地里，成了一栋临时房子，一个农民正在它的旁边劈柴。

突然，这一切都被泪水模糊了，卢金的眼皮灼热，他无

法再去忍受即将发生的事情。父亲把一叠车票呈扇形展开，母亲用眼睛数着行李。火车呼啸着驶进站来。脚夫把悬梯靠在马车上，以便上车搬行李。卢金朝四周望了望。小女孩仍在啃着苹果；打绑腿的男人仍在向远方眺望；一切都很平静。

卢金漫步似地走到车站月台的尽头，然后突然飞奔起来。他跑下台阶，那边是一条崎岖的小路，站长的花园，篱笆，边门，枫树林——然后是一个小小的山谷，接着是一片密林。

起初，他径直跑进树林，踏过茂密的羊齿菜，踩着红红的百合花叶——帽子用橡皮筋穿着挂在脖子后面，膝盖在羊毛袜里热乎乎的，这些都是为去城里而穿上的。卢金边跑边哭，一根树枝戳在了他的额头上，他骂着小孩子的脏话——最后，他终于停了下来，气喘吁吁地蹲下，用斗篷盖住了自己的双腿。

这一天是一年一度的他们从乡下返回城里的日子，返城的日子真不好过，屋子里堆满了要带的东西，你甚至十分忌妒园艺师，因为他可以不走。直到今天，他才真正意识到父亲日前所说的那个转变会给他带来的全部恐惧。往年秋季回到城里是那么地幸福。清晨他总是与女家庭教师一起漫步在那几条街道上，再沿着涅夫斯基大街穿过大堤走回家。

这样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多么快乐的清晨散步。有时她会建议先从大堤开始走，但他总是拒绝她的建议——一方面是因为他喜欢这个从小养成的习惯，而更主要的是

因为他害怕彼得和保罗城堡那里的炮声，雷鸣般的炮声震得窗玻璃哗哗作响，简直能震破他的耳鼓——（通过细微的调整）他总是能做到在 12 点钟到达涅夫斯基大街，这也是为了最大限度地远离 12 点钟的炮声。而如果散步的先后顺序有所改变的话，轰隆隆的炮声就会追上他、吓着他。午餐后他坐在沙发上沉思，腿上盖着虎皮毯。时钟敲响 2 点的时候，他的牛奶就会在银餐杯中散发出诱人的浓香；3 点时，他就会坐在敞篷马车里出去兜风。

现在，这一切都一去不复返了，随之而来的是一些令他憎恶的陌生的新事物，那是一个不可抗拒的、无法接受的世界。

从上午 9 点到下午 3 点要上 5 节课，还有一群男孩子，他们要比那些最近——就是 7 月份在乡下那座桥上包围他、用锡枪瞄准他向他射击的男孩子们更可怕，他们把锡枪上的橡皮吸盘拔了下去，所以射出来的水打在身上就像用棍子抽打的一样疼痛。

树林里寂静而且潮湿。

小卢金哭了个够之后心绪不宁地摆弄了一会儿小甲虫，用手指碰碰它的触角，又用好长时间努力把小甲虫往一块石头下塞，想再次听一听小甲虫被碾碎时身体所发出的声音，再看一看小甲虫身上流出的汁液。

后来，卢金感觉掉雨点了。于是他站起身，找到一条熟悉的小路，在草根上羁绊了一下之后他突然飞跑起来，心中有一种报复似的想法，那就是要跑回庄园去，藏在那里，在那里度过冬天，靠吃储藏室里的奶酪和果酱生存下来。小路

在林间延伸了 10 分钟左右，又顺势蜿蜒到河边。河面上满是雨点浇在河水上形成的涟漪。5 分钟之后，他看到一个锯木工厂和一个撒满了没及脚踝的锯末子的人行桥，然后是一条上坡的小路，再然后——透过光秃秃的紫丁香枝头——他看到了那所房子。

他翻过墙，看见了开着窗户的客厅，他顺着排水管爬到墙皮剥落的飞檐上，然后翻过窗台。一进客厅他立即就停下脚步来侧耳倾听。一张用达盖尔银版法拍摄的外祖父的照片——浓黑的络腮胡子，手中拿着一把小提琴——正低头望着他，但是当他走到一边的时候，外祖父马上就消失了，溶入玻璃镜面之中去了——这是一个他每次进客厅时都必须做的有些伤感的游戏。

他站着想了一会儿，动了动上嘴唇，上牙上箍着的铂丝也跟着上下移动了几下。他小心翼翼地推开门，随着主人一起匆匆赶回的清脆的回声下了他一大跳，他沿着走廊狂奔起来，冲上楼梯，跑到阁楼里。阁楼很特别，从它的一扇小窗户向下可以看得见楼梯，看得见棕色的、下面镂有典雅图案的楼梯扶手反射出的光亮，后来这光亮又渐渐地消失在楼下的阴影里。阁楼里安静极了。楼下父亲的书房突然传出低闷的电话铃声；铃声时断时续持续了很久，然后又是一片寂静。

他坐进一个盒子里。旁边一个相似的盒子盖是打开的，里面放着许多书。一辆女式自行车倒放在一个角落里，后轮上的绿网已经很破旧，自行车的一边靠着墙放着一块未刨平的木板，另一边是一只大衣箱。